

竹之梦

叶梅

每回到江西资溪，都不由为武夷山脉西麓这片汪洋般的绿色而惊叹不已。层叠丰饶的葱绿、嫩绿、墨绿，养就一派水碧山青、浮翠流丹。人在其间，时刻被绿色所环绕，吸纳着自然的清香。

都道是“纯净资溪”，得“纯净”一说并非容易，全靠资溪人对山川林木多年不变的挚爱和呵护。我曾得知，为了护住青山绿水，当地人拒绝了多个可能对环境造成污染的项目。他们懂得发展的前提是大保护，几代人的坚守换来了今天的绿意盎然。放眼山野，除了葱茏的树木花草，更有大片翠浪翻滚的竹林，它们在科技的加持下，为资溪人编织起了“竹之梦”。

这个春天，出门在外的资溪人有不少回到家乡。往日常，家里造的小楼大都空着，大门上了锁，窗户像沉默的眼睛，代替他们守望着家园。院子背后的竹园，门前的香樟树、银杏和山植却都耐得住寂寞，无论主人去了何方，它们都忠实地站着，兀自伸展枝叶，该开花时开花，该结果则结果。有时它们也会将枝条伸向隔壁的院落，向邻近的树木和竹林大声招呼。

十二万人的资溪县，有四万多人其他省市做面包，有人评价说这是一项香甜的事业。的确，心灵手巧的资溪人将面包糕点做出了远近闻名、十分可口的味道。这门手艺是从外地学来的，当年由两名退伍军人带回家乡，开了一个小面包坊，继而将手艺一传十、十传百。后来，不仅在本地做，在其他省市做，甚至还做到了国外。一代人走向远方，他们的孩子在异乡

长大，掌握了新的知识和技能，而今陆续踏上了回乡的路。年轻一代有的子承父业做面包，有的另辟蹊径创新业，就像他们的父辈一样，敢问路在何方。

于是，有了零污染种植养殖，有了别出心裁的乡间民宿，更有了与竹相关的特色产业……森林覆盖率高达百分之八十七的资溪，是毛竹的重要产区之一，被称为“中国特色竹乡”，遍布山野的毛竹总蓄积量有上亿根。如果为资溪的竹海写一首诗，可以是小桥流水，更可以是大河奔流。那毛竹、慈竹、观音竹等多达百余种的翠竹，即使是看惯竹林的南方人也未必能认全。

资溪人对竹的喜悦溢于言表。有一名当地的年轻人小汤，大学毕业来到此地，如今逢人就说竹，说毛竹的生长，最快二十四小时就可达一米半，一月后可达二十米。这是因为毛竹的每一个竹节都有一个居间分生组织，每根竹子有三五十个竹节，就相当于装了近五十台发动机带动快速长高。这是多么神奇的植物啊！

从古至今，由竹衍生的文化源远流长，人们对竹的探究从没有止步。资溪人有了“智汇资溪”的行动，他们思竹养竹，实行竹林地流转，推进毛竹林科学化、集约化生产，使竹资源培育由“量”向“质”转变。引进数家竹产业龙头企业，定位打造户外高性能重组竹集成材基地，资溪初步形成从毛竹下山到精深加工的全产业链条。《诗经》唱曰：“瞻彼淇奥，绿竹猗猗。有匪君子，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。”资溪人就是在不断的切磋琢磨中打造着“竹梦小镇”。

走进资溪竹产业科技园，小汤说，这里是竹的天下。竹的浑身都是宝，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，竹的用途开发走向低碳零污染，可分出若干种类。这让人想起苏东坡曾经有过的感叹：“食者竹笋，庇者竹瓦，载者竹筏，爨者竹薪，衣者竹皮，书者竹纸，履者竹鞋，真可谓一日不可无此君也耶？”苏东坡的家乡眉州，也是著名的竹产地。苏东坡日常的衣、食、住、行，每一处都与竹相伴，难怪他的诗词中也常有竹的身影。

在资溪，能见到一丛丛修竹的千变万化。传统的竹板烙彩画、竹花瓶烙彩多次获全国大奖。“以竹代塑”的倡议和引导已见成效。大量竹制生活用品实行“六进工程”，即进景区、民宿、酒店、馆所、商超、街区，全县新建的许多场所都使用竹材料装修，配备竹办公家具乃至竹梳子、竹牙刷、竹剃须刀、竹筷、竹吸管，甚至电脑的竹键盘、竹鼠标。小汤提起一块砧板，板上有清晰的竹节纹理，这块经过处理的家用竹砧板极为坚硬，经得起大厨的妙手刀功。

野竹自成径，绕溪十余里。从大觉山流下的小溪旁，竖着“幽竹紫云”的木牌，溪畔人家无不倚竹而立。春分过后，勤快的主人纷纷晾晒笋干，午间用腊肉炒了鲜笋，邻居间相互将菜碗攒成一桌，就着自酿的米酒，说一番家常。那由笋长成的竹，到了如今，又变为竹板、桌椅和家居生活用品。竹的下脚料还能生产出一种活性炭，可用于净化空气。

这次到资溪，几乎每天夜里都能

听到雨声，但到天快亮时便放晴了。春雨就像调皮的孩童，一时跑近，又一时跑远，间接响起春雷，那是在黎明将晓的时候，告知春天的来临。早起的资溪人踏着雨水浇灌的乡间小道，去往田野、车间或作坊。那一幢幢小楼的窗户敞开着，就像睁大的眼睛，欢悦而又充盈。主人回乡，乡间的一切便活了起来。

临走的那天，当地朋友还要带我去看一棵特别的竹。我看时间不早了，怕误了火车，他却一再坚持。我索性随他去了大觉溪旁的排上村。田里，一些穿着胶靴的村民正在栽种新品种的玉米苗，村头一棵高大的枫杨树，树身挂满了细藤，树下有冒出的尖笋，却没有见到竹。朋友笑指树说，你抬头看。

这一看，令我惊讶万分。原来这棵粗壮的、枝叶繁茂的百年老树的树心是空的。它的枝干是从那半尺余厚的树皮上再生的，而空洞的树心里竟然伸出一棵秀劲挺拔的毛竹，与老树融为一体，真是应了那句“胸有成竹”。不觉揣摩，那竹根在地下默默地掘进，自会遇到百般阻拦，但它巧妙地择地而行，与这枫杨树根交织会合，长成了一道奇观。资溪人的竹之梦，也正如春雨催发的春笋，在人们的努力下卓然生长。

杂记



山城的记忆

唐青柏

我的家乡湖南炎陵县，位于井冈山西麓，因邑有圣陵，是华夏始祖炎帝安寝之地，故得此名。

炎陵是名副其实的山城。当清晨第一缕阳光掠过街巷时，西边的湘山，孤塔影斜，古松苍苍，岚烟隐隐，恍如蓬莱仙岛。山下一湾碧溪，流过接龙桥又蜿蜒而去，俨然是王维笔下绝美的山水画卷。北面是巍峨耸立的笔架峰，登高望远，一浪高过一浪的山峦，一直延展到天尽头。

上世纪70年代，县城挤在山脚下，小得可怜，最长的井冈路也只有二三里。除了机关和商场是红砖水泥砌的，其他居民的房屋大都是祖辈留下的老房子。西门过去就是汽车站，每天只有一趟班车到省城，这是山城连通远方大城市的起点。印象最深的是东门，街两边的墙上写满了红军当年留下的标语。当年的星星之火，早已照亮了全中国。

天蒙蒙亮，山民们就背着山货，挑起农副产品，身披晨雾在溪光山色中汇集于城中的农贸市场。叫卖声，吆喝声，鸡鸣鸭叫声，把沉睡的山城也吵醒了。山城的一天就此开始。广播局的高音喇叭，也定时播放新闻摘要和红色革命歌曲。上班路上，大部分人都面熟，隔好久碰见了都会点头微笑。匆匆脚步声过后，山城又归于宁静祥和。

县城偶尔也有热闹时刻。珠江电影制片厂曾在县城拍《枫树湾》，这是炎陵历史上第一次拍电影，全城轰动。大家都放下活计，扶老携幼围观，在南门口拍片时，还让不少人穿上戏服做群众演员，欢迎“秋收起义部队”。我和小伙伴们一道，蹦蹦跳跳地来看，比过年还高兴。这古老的南门街，历史上的确有过辉煌与殊荣。1928年，这里曾迎来毛泽东同志率领的工农革命军入城。脚下的一砖一石，都留下过革命先辈们

的足迹。四十多年过去，后人又通过拍电影重温以前的记忆。

当时，山城的文化生活比较匮乏，唯有电影院每周会不定期地放映一些革命题材的影片，如《地道战》《地雷战》《平原游击队》《冰山上的来客》……全县共有三台黑白电视机，一台在县委，另一台在广播局，还有一台在人民医院小会议室。每逢放映的日子，男女老少都会早早地挤到屏幕前。那时还没有卫星转播，信号不稳定，碰到剧情精彩处，屏幕偶尔也会出现雪花点，模模糊糊，大煞风景。即使这样，大家只听声音也不愿回家，把天线转来转去，盼着下一秒奇迹出现。

七岁那年，我被母亲从塘田圩接来县城读书。母亲是医生，我们的新家就在人民医院的四合院。邻里都是母亲的同事，每到做饭时间，各家都会到走廊上蒸饭炒菜。一时间炊烟四起，盆钵锅铲响个不停，各种食物的香味混杂其间，刺激着每一个人的嗅觉。住在拐角处的是南下干部魏阿姨，山西人。有一次，她从湘潭开会回来，给我家带回了一瓶老牌酱油和一包灯芯糕。在那个物质贫乏的年代，这是很贵重的礼品了。灯芯糕里桂子油的香味，似乎至今还留在我的唇齿间。

后来，我考上了大学，一直在外地工作，母亲退休后也跟我住在一起。去年夏天，八十五岁的母亲想回炎陵看望几位老同事，我满口答应。以前从长沙开车到县城，从早到晚要一整天。如今方便多了，地处湘赣边的炎陵，高速公路纵横交错，早通了火车。我开车从株洲出发，两个多小时就进了城。过去的湘山如今已改建成炎帝公园，儿时常去玩的大操场也建成了红军标语博物馆，加上沘泉书院现为4A级景区，外来炎陵避暑旅游的人日渐增多。

现在的炎陵已成为著名的黄桃之乡，街上弥漫着一种甜香味。慕名而来的人络绎不绝，购销两旺，山城也热闹起来了。车水马龙，人流如织，一条条新建的街道我叫不出名，路上的行人不认识几个。面对今日这繁华的山城，我是如此陌生。不由感慨万千，喜悦的是家乡蝶变，却也难以磨灭过去的记忆。这或许就是游子心中的乡愁吧。

穿浅蓝色校服的小朋友，洋溢着欢乐的笑脸。

曾经，因开石凿矿，西山一到冬季，粉尘便随西北风倾吐，夏季污泥被雨水裹挟汹涌而下……好在近些年，西山换上绿水青山新装，蝶变成生态养眼的好地方。西山与汾河，一巍峨一平缓，一雄伟一婉约，为太原勾勒出优美的地貌画卷。

寒暄之间，车已开到长风城郊森林公园。下车，登上山顶，太阳就在我们的斜对面。四望皆春意，层峦尽斑斓。整座城市铺在眼底，高楼耸立处，氤氲着人间烟火气。远处，跻汾桥横跨河上，恍若一道彩虹。

相传，大禹打开灵石口，空出晋阳湖，可哪能想到，西山上也长出了这么多湖呢？我脚下就是一片湖水，清凌凌的，随意铺开，自然成形，好似把春天拥在自己怀里。

继续行走，路上一辆小车驶过，载着一家人。估计他们是订了“地球仓”民宿的游客，服务员正要把他们送往住处。只见“地球仓”民宿因势而设，有些房屋挂在山沿，与树为伴，早晨醒来可以看到全城第一缕阳光；有些房屋斜卧湖边，人们可静观落日，枕水而眠。

在友人的引导下，我们走进一间圆形玻璃房。房子好像一座小岛，一圈茶座沿着玻璃墙摆开，我们索性坐下喝茶、喝咖啡。大家兴致高涨，谈笑之间，都被西山的变化感染着。给我们倒茶的女服务生，面带微笑，举止优美。话语之间，友人不经意说道，姑娘是聋哑人。大家倏然间静默了。据说是茶馆帮助就业，招来这位女服务生。她每倒一次茶，大家都用手语表示感谢，她也向我们点头示意。渐渐地，大家又都和开始一样，愉快地交谈，暖阳和茶香在玻璃房里流动着，交融着……

西山之上，天空愈发明亮。环顾四周，看着在嫩草、绿树、红花、碧水旁边，那些弯腰劳作的员工，那些把西山装扮得越来越靓丽的人们，那些把树苗背上山，把垃圾背下山的人们……美好的心灵，互助的社会，让西山充盈着更动人的美。这美给了西山别样的生机。我们约定，以后每年此时，都要相聚在西山美好的春光里，一起为这美好助力。

随笔

春上西山

远翔

春天的相邀总是美好的。“明天天气好，带着家人上山吧！”友人在电话里说。想来我们三人同上山，还是去年深秋。其实，从我家向东几百米就是汾河，转身抬头，天天可望西山。然而不走近、不登临，不知不觉就有了疏离感。

北国之城，春天是要郑重登场的。一路微风，一路行人，都加快了向春深处赶路步伐。往前走，色彩的层次逐渐多起来，最清澈的是柳树叶，最耀眼的是迎春花，最动人的是山桃花。花朵成片，或游如飘带，或状如泼彩。更多嫩嫩的绿呀黄呀紫呀，争先恐后从路边、地里、山坡和空中溢出来，流向四处。它们都在憋着一股劲儿，迎接春姑娘的隆重登场。

西山愈来愈高，呼呼地与我们相向而行。从老龙头跨进市区，西山绵延几十公里。它是这座城市的靠山，是乱世拒敌、寒冬挡风的天然屏障，更护卫着它与结伴而行的汾河。人们登高祈福，怀祖弘文，对西山充满了敬畏。不过，在平时，人们往往少有时间细细探访，所以它近在眼前，又总觉得那样高远。但不管怎样，春天到了，总是要动起来，上山！

离开市区，一路上都是要登山的人。离上好天气，人更带劲儿。车辆川流不息，行人三五成群，还有一队身



▲中国画《山花烂漫》，作者陈大羽，中国美术馆藏。

大地

牡丹江从长白山逶迤而下，找到属于自己的航道，再奔腾着汇集到这里，孕育出一座叫牡丹江的城市。它的枝蔓纵横于大地，丰沛的江水日夜不息，慷慨地润泽着山山岭岭、田野森林和城镇乡村……

走出中心城区，一片绿色连接着另一片绿色。这片开发不过一百多年的黑土地，如此广袤肥沃，充盈着无尽的生机。尽管位于内陆，牡丹江却承接东南方带来的温润，又有西部山脉阻挡沙尘入侵，空气总是清新。丰富的淡水资源，呵护着这里的人，滋养着丰茂多姿的草木。

春天到了。就连我这样惯于宅在家的，也会被萌动的生机所感染，不知不觉迈出家门。东北的春天很短，往往一场杏花开落间，就到了夏天。而就在这不经意的生命起落中，人会生出对自然的敬意。于是，我和朋友们约定，从四月起，开始我们一年的徒步。

四月，南方早已桃红柳绿，而牡丹江的江水才开始解封。江水积蓄一冬的力量，暗自涌动。我从临江的家居高而望，安静的冰面，不知什么时候已

经化开。夜晚的牡丹江大桥比白天更耀眼，一处处流光是行驶的车流，提醒我这座城市的繁忙。从城里开车，不过二十分钟，就到了牡丹峰国家森林公园。空气还是冷的，但你还是想深深地呼吸这清新的空气。茂密的林木遮蔽下，积雪尚

放的花朵。

植物是倔强的，它们各有性情，保持自己的生长秩序。美人松落叶后仍有自己精致的线条，它们笔直向上。云杉苍绿的针叶，一冬不落。柞树呢，这质地坚硬的树最为执拗，枯萎的叶子早已经干脆，依然咬住树枝不放。

更奔放明艳。这里是镜泊湖世界地质公园最为特殊的部分。百万年前镜泊湖火山群爆发，喷溢而出的岩浆流泻百余里，奔涌激荡后终于静止，冷却后形成阔大、苍莽的玄武岩台地。在那些赤裸裸的浩瀚的黑色褶皱上，不知什么时候落下一粒又一粒达子香种子，一年又一年，历经漫长的岁月，铺满整个熔岩台地。

谷雨，大片大片的粉紫，突然就怒放了，在这片平时无人问津的台地，如火如荼地盛开。粗犷的坡地，沟壑顿时明亮起来，与这繁盛的花群融为一体。盛放在这里的达子香显得热烈而坚毅，就好像是要以此慰藉它太久的荒芜。没有到过熔岩台地的人，没有看过这里达子香的人，断不能理解这份不一样的明艳。随之而来的是走出冬天的人群，人们身着鲜艳衣裳，是春天的另一种盛放。

有山水做伴的城市是幸运的，有山水做伴的我们更是幸运的。一次次行走中，自然教会了我们如何与一棵树、一株草、一朵花相遇，如何呼吸接纳，保持热爱。

高艳

走出山林，双脚还黏滞着山里的雪粒，眼着它们在阳光下一点点融化、消失。抬头，天空湛蓝而高远，洗过一样的明净。即使刚才是累的，此时此刻，身心却格外舒畅通透。这就是大自然的馈赠吧。再没有别处的达子香会比这里的